舊唐書/卷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劉幽求　鐘紹京　郭元振　張説 ◄

舊唐書
卷九十八
列傳第四十八　魏知古　盧懷慎　源乾曜　李元紘　杜暹　韓休　裴耀卿

► 崔日用　張嘉貞　蕭嵩　張九齡　李適之　嚴挺之

魏知古　盧懷慎子:奐　源乾曜從孫:光裕　光裕子:洧　李元紘　杜暹　韓休　裴耀卿孫:佶

魏知古

魏知古，深州陸澤人也。性方直，早有才名。弱冠舉進士，累授著作郎，兼修國史。長安中，歷遷鳳閣舍人、衞尉少卿。時睿宗居籓，兼檢校相王府司馬。神龍初，擢拜吏部侍郎，仍並依舊兼修國史，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明年，丁母憂去職，服闋授晉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以故吏召拜黃門侍郎，兼修國史。

景雲二年，遷右散騎常侍。睿宗女金仙、玉眞二公主入道，有制各造一觀，雖屬季夏盛暑，尚營作不止。知古上疎諫曰：

臣聞《穀梁傳》曰：「古之君人者，必時視人之所勤：人勤於力則功築罕，人勤於財則貢賦少，人勤於食則百事廢。」《書》曰：「不作無益害有益。」又曰：「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季夏之月，樹木方盛，無有斬伐，不可興土功以妨農。」又曰：「季夏行冬令，則風寒不時。」《語》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」此皆興化立理之教，爲政養人之本。今陛下爲公主造觀，將樹功德以祈福祐。但兩觀之地，皆百姓之宅，卒然迫逼，令其轉移，扶老攜幼，投竄無所，發剔椽瓦，呼嗟道路。乖人事，違天時，起

無用之作，崇不急之務，群心搖搖，衆口籍籍。陛下爲人父母，欲何以安之？且國有簡冊，君舉必記，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是以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夫如是，則君之所舉，可不愼歟！微臣備位諫諍，兼秉史筆，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？臣愚必以爲不可。伏願俯順人欲，仰稽天意，降德音，下明策，速罷功役，收之桑榆。

疎奏不納。

頃之，又進諫曰：「臣聞人以君爲天，君以人爲本。人安則政理，本固則邦寧。自陛下翦除兇逆，君臨寶位，蒼生顒顒，以爲朝有新政。今風教頹替，日甚一日，府庫空虛，人力雕弊，造作不息，官員日增。今諸司試及員外、檢校等官，僅至二千餘人，太府之布帛以殫，太倉之米粟難給。又金仙、玉眞等觀造作，咸非急務，臣先奏請停，竟仍未止。今歲前水後旱，五穀不熟，若至來春，必甚饑饉。陛下爲人父母，欲何方以賑恤？療饑拯溺，須及其時。又突厥爲患，其來自久，本無禮儀，焉有誠信。今雖遣使，來請結婚，豺狼之心，首鼠何定。弱則卑順，強則驕逆。屬草衰月滿，弓勁馬肥，乘中國饑虛，在和親際會，倘或窺犯亭障，國家何以防之？臣所論者，事甚急切，伏願特垂詳察。」睿宗嘉其切直，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玄宗在春宮，又令兼左庶子。未幾，遷戶部尚書，餘如故。明年，擢拜侍中。

先天元年冬，從上畋獵於渭川，因獻詩諷曰：「嘗聞夏太康，五弟訓禽荒。我後來冬狩，三驅盛禮張。順時鷹隼擊，講事武功揚。奔走未及去，翾飛豈暇翔。非熊從渭水，瑞雀想陳倉。此欲誠難縱，茲遊不可常。子雲陳《羽獵》，僖伯諫漁棠。得失鑒齊、楚，仁恩念禹、湯。邕熙諒在宥，亭毒匪多傷。《辛甲》今爲史，《虞箴》遂孔彰。」手制褒之曰：「夫詩者，誌之所以，寫其心懷，實可諷諭君主。是故揚雄陳《羽獵》，馬卿賦《上林》，爰自《風雅》，率由茲道。予頃向温泉，觀省風俗，時因暇景，掩渭而畋，方開一面之羅，式展三驅之禮，躬親校獵，聊以從禽。豈意卿有箴規，輔予不逮，自非款誠夙著，其孰能繼於此耶？今賜卿物五十段，用申勸奬。」

二年，累封梁國公。竇懷貞等將謀逆也，知古獨密奏其事。及懷貞誅，賜實封二百戶、物五百段。仍以前賞猶薄，又手敕曰：「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，屢申啓沃，每竭忠誠，姦臣有謀，預奏其兆。事君之節，良有可嘉，可更賜實封一百戶。」其年冬，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，深以爲稱職，手制曰：「卿以宰臣，往知大選，官人之委，情寄尤切。遂能端本革弊，忘私徇公，正色而行，厝心不撓。鏡已澈則妍媸必鑒，衡已舉則輕重罔違。朕遠聞之，益用嘉嘆。今賜卿衣裳一副，以示所懷。」

開元元年，官名改易，改爲黃門監。二年，還京，上屢有顧問，恩意甚厚，尋改紫微令。姚崇深忌憚之，陰加讒毀，乃除工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三年卒，時年六十九。御史大夫宋璟聞而嘆曰：「叔向古之遺直，子產古之遺愛，能兼之者，其在魏公。」贈幽州都督，謚曰忠。

知古初爲黃門侍郎，表薦洹水令呂太一、蒲州司功參軍齊璟、前右內率府騎曹參軍柳澤。及知吏部尚書事，又擢用密縣尉宋遙、左補闕袁暉、右補闕封希顏、伊闕尉陳希烈，後咸累居清要，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。文集七卷。

盧懷慎

盧懷慎，滑州靈昌人。其先家於范陽，爲山東著姓。祖恕，爲靈昌令，因徙焉。懷慎少清謹，舉進士，歷監察御史、吏部員外郎。景龍中，遷右御史臺中丞，上疎以陳時政得失。今略載其三篇。

其一曰：

臣聞孔子曰：「爲邦百年，可以勝殘去殺。」又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」故《書》云「三載考績」，校其功也。昔子產相鄭，更法令，布刑書，一年而人歌之曰：「取我田疇而伍之，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！」二年而人又歌之曰：「我有子弟，子產教之，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，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」終有遺愛，流芳史策。子產，賢者也，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，況其常材乎。

臣竊見比來州牧、上佐及兩畿縣令，下車布政，罕終四考。在任多者一二年，少者三五月，遽即遷除，不論課最。或有歷時未改，便傾耳而聽，企踵而望，爭求冒進，不顧廉恥。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，求瘼恤人哉！禮義未能興行，風俗未能齊一，戶口所以流散，倉庫所以空虛，百姓雕弊，日更滋甚，職爲此也。何則？人知吏之不久，則不從其教；吏知遷之不遙，又不盡其力，偷安爵祿，但養資望。陛下雖勤勞之懷，宵衣旰食，然僥幸路啓，上下相蒙，共爲苟且而已，寧盡至公乎？此國之病也。昔賈誼所謂蹠盭之病，乃小小者耳。此弊久而不革，臣恐爲膏肓，雖和、緩不能療，豈蹠盭而已哉！

漢宣帝綜核名實，興理致化。黃霸，良二千石也，就增秩賜金，以旌其能，而不遷於潁

川，前代之美政也。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，倉氏、庾氏，即其後也。《書》云：「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代，匪説攸聞。」臣望請諸州都督、刺史、上佐及兩畿縣令等，在任未經四考已上，不許遷除。察其課效尤異者，或錫以車裘，或就加祿秩，或降使臨問，並璽書慰勉。若公卿有闕，則擢以勸能。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，免歸田裏。以明聖朝賞罰之信，則萬方之人，一變於道矣。致此之美，革彼之弊，易於反掌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！

其二曰：

臣聞《尚書》云：「唐、虞稽古，建官惟百；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」此省官之義也。又云：「官不必備，惟其才。」又云：「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」此爲官擇人之義也。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，所在委積，多者數餘十倍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。官不必備，此則有餘，人代天工，多不厘務。廣有除拜，無所裨益，俸祿之費，歲巨億萬，空竭府藏而已，豈致理之基哉！方今倉庫空虛，百姓雕弊，河、渭漕輓，西給京師，公私損耗，不可勝紀。況邊隅未靜，兵革猶興，節用愛人，正在今日，增官廣費，豈曰其時？倘水旱成災，租稅減入，水衡無貫朽之蓄，京庾闕流衍之儲。或疆埸外守，兵車遠出；或收茂無歲，賑救在辰。此軍國之急務也，陛下將何以濟之乎？《書》云：「無輕人事，惟艱；無安厥位，惟危。」又云：「不見是圖。」此皆慎微之深旨也。
臣竊見員外官中，或簪裾雅望，或臺閣舊人，或明習憲章，或諳閑政要，皆一時之良幹也。多不司案牘，空屍祿俸，滯其才而不申其用，尊其位而不盡其力。周稱多士，漢曰得人，豈其然歟？必有異於此矣。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、衆共聞知，堪爲州牧縣宰及上佐者，並請遷擢，使宣力四方，申其智效。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，咸從廢省，使賢不肖較然殊貫。此濟時之切務也，安可謂行之艱哉？

其三曰：

臣聞天吏逸德，烈於猛火；貪人敗類，取興大風。則知冒於寵賂，侮於鰥寡，爲政之蠹，莫先於茲。臣竊見内外官人，有不率憲章，公犯贓汙，侵牟萬姓，劓割蒸人，鞫按非虛，刑憲已及者，或俄復舊資，雖負殘削之名，還膺牧宰之任，或江、淮、嶺、磧，微示懲貶，而徇財黷貨，罕能悛革，委以共理，俟河之清。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，必暢以平分，而無偏施。若犯罪之吏，作牧遐方，便是屈法惠姦，恤近遺遠矣。凡左降之人，鮮能省過，必懷自棄，長惡滋深。則小州遠郡，蠻陬夷落，何負於聖化，獨受其弊政乎！昔孟嘗廉明，方臨合浦；隱之清絜，乃蒞番禺。郢都之鎮靜朔方，耿恭之輯寧疎勒。地則遐僻，必擇賢良，務以寧濟爲懷，豈以遐荒見隔？況邊僥之地，夷夏雜處，負險恃遠，易

擾難安，彌藉循良，以寄綏撫。若委失其任，官非其才，淩虐黎庶，侵剝蕃部，小則坐致流亡，大則起爲盜賊。由此言之，不可用凡材，而況於猾吏乎！其內外官人有犯贓賄推勘得實者，臣望請削跡簪裾，十數年間不許齒録。《書》云：「旌別淑匿，黜陟幽明。」即其義也。若不循此道，去邪有疑，善政能官，甄奬或未之偏，擔贓負賄，僥幸或即蒙升，則賞罰無章，沮勸安寄？浮競之風轉扇，廉恥之行漸隳，其源不塞，爲蠹斯甚。

疎奏不納。累遷黃門侍郎，賜爵漁陽伯。

先天二年，與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事，尋征還同中書門下三品。開元三年，遷黃門監。懷愼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，懷愼自以爲吏道不及崇，每事皆推讓之，時人謂之「伴食宰相。」四年，兼吏部尚書。其秋，以疾篤，累表乞骸骨，許之。旬日而卒，贈荊州大都督，謚曰文成。懷愼臨終遺表曰：

臣素無才識，叨沐恩榮，待罪樞密，頗積年序。報國之心，空知自竭；推賢之誌，終未克申。孤負明恩，夙夜惶懼。臣染疾已久，形神欲離，鳧鴈之飛，未爲之少，而犬馬之誌，終祈上聞，其鳴也哀，乞求聖察。

宋璟立性公直，執心貞固，文學足以經務，識略期於佐時，動惟直道，行不苟合，聞諸朝野之説，實爲社稷之臣。李傑勤苦絶倫，貞介獨立，公家之事，知無不爲，幹時之材，衆議推許。李朝隱操履堅貞，才識通贍，守文奉法，頗懷鐵石之心，事上竭誠，實盡人臣之節。盧從願清貞謹愼，理識周密，始終若一，朝野共知，簡要之才，不可多得。並明時重器，聖代良臣。比經任使，微有愆失，所坐者小，所棄者大，所累者輕，所貶者遠。日月雖近，譴責傷深，望垂矜録，漸加進用。

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，任風、力也；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，任稷、禼也。且朝廷者天下之本，賢良者風化之源，得人則庶績其凝，失士則彝倫攸斁。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，勤求理道，愼舉群司，必期稱職，使鵷鷺成列，草澤無遺。故得歲稔時和，政平訟理，比陛下用賢之明效也。臣非木石，早識天心，瞑目不遙，厚恩未報。黜殞之義，敢不庶幾，城郢之言，思布愚懇。

上深嘉納之。懷愼清儉，不營産業，器用服飾，無金玉綺文之麗。所得祿俸，皆隨時分散，而家無餘蓄，妻子匱乏。及車駕將幸東都，四門博士張星上言：「懷愼忠清直道，終始不虧，不加寵贈，無以勸善。」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、米粟貳伯石。明年，上還

京師，因校獵於城南，經懷愼別業，見家人方設祥齋，憫其貧匱，賜絹百匹。仍遣中書侍郎蘇頲爲其碑文，上自書焉。

懷愼子 奐

子奐，早修整，歷任皆以清白聞。開元中，爲中書舍人、御史中丞、陝州刺史。二十四年，玄宗幸京師，次陝城頓，審其能政，於廳事題贊而去，曰：「專城之重，分陝之雄。人多惠愛，性實謙沖。亦既利物，在乎匪躬。斯爲國寶，不墜家風。」尋除兵部侍郎。天寶初，爲晉陵太守。時南海郡利兼水陸，環寶山積，劉巨鱗、彭杲相替爲太守、五府節度，皆坐贓鉅萬而死。乃特授奐爲南海太守。遐方之地，貪吏斂跡，人用安之。以爲自開元已來四十年，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：謂宋璟、裴伷先、李朝隱及奐。中使市舶，亦不幹法。加銀青光祿大夫。經三年，入爲尚書右丞，卒。弟弈，亦傳清白，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，見《忠義傳》。弈子杞，德宗朝位至宰輔，別有傳。

源乾曜

源乾曜，相州臨漳人。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。父直心，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，坐事配流嶺南而卒。乾曜舉進士，景雲中，累遷諫議大夫。時久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，乾曜上疎曰：「夫聖王之教天下也，必制禮以正人情，人情正則孝於家，忠於國。此道不替，所以理也。所以君子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竊以古之擇士，先觀射禮，以明和容之義，非取一時之樂。夫射者，別正邪，觀德行，中祭祀，辟寇戎。古先哲王，莫不遵襲。臣竊見數年已來，射禮便廢，或緣所司惜費，遂令大射有虧。臣愚以爲所費者財，所全者禮。故孔子云：『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』今乾坤再辟，日月貞明，臣望大射之儀，春秋不廢，聖人之教，今古常行，則天下幸甚。」乾曜尋出爲梁州都督。

開元初，邠王府僚吏有犯法者，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，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，因召見與語。乾曜神氣清爽，對答皆有倫序，上甚悅之，乃拜少府少監，兼邠王府長史。尋遷戶部侍郎、兼御史中丞。無幾，轉尚書左丞。四年冬，擢拜黃門侍郎、同紫微黃門平章事。旬日，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。

時行幸東都，以乾曜爲京兆尹，仍京師留守。乾曜政存寬簡，不嚴而理。嘗有仗內白鷹，因縱遂失所在，上令京兆切捕之。俄於野外獲之，其鷹掛於叢棘而死，官吏懼得罪，相顧失色。乾曜徐曰：「事有邂逅，死亦常理，主上仁明，當不以此置罪。必其獲戾，吾

自當之，不須懼也。」遂入自請失旨之罪，上一切不問之，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懾，而能引過在己也。在京兆三年，政令如一。

八年春，復爲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尋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遷侍中。久之，上疎曰：「臣竊見形要之家並求京職，俊乂之士多任外官，王道平分，不合如此。臣三男俱是京任，望出二人與外官，以葉均平之道。」上從之，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，太祝絜爲鄭尉。因下制曰：「源弼等父在樞近，深惟謙挹，恐代官之咸列，慮時才之未序，率先庶僚，崇是讓德，既請外其職，復降資以授。《傳》不云乎：『晉範宣子讓，其下皆讓。』『晉國之人，於是大和。』道之或行，仁豈云遠！」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並任京司者，任自通容，依資次處分，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。俄又有上書者，以爲「國之執政，同其休戚，若不稍加崇寵，何以責其盡心？」十年十一月，敕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，自乾曜及張嘉貞始也。

乾曜後扈從東封，拜尚書左丞相，仍兼侍中。乾曜在政事十年，時張嘉貞、張説相次爲中書令，乾曜不敢與之爭權，每事皆推讓之。及李元紘、杜暹知政事，乾曜遂無所參議，但唯諾署名而已。初，乾曜因姜皎所薦，遂擢用；及皎得罪，爲張嘉貞所擠，乾曜竟不救之，議者以此譏焉。十七年夏，停兼侍中事。其秋，遷太子少師，以祖名師，固辭，乃拜太子少傅，封安陽郡公。十九年，駕幸東都，乾曜以年老辭疾，不堪扈從，因留京養疾。是年冬卒，詔贈幽州大都督，上於洛城南門舉哀，輟朝二日。

乾曜從孫 光裕

乾曜從孫光裕，亦有令譽。歷職清謹，撫諸弟以友義聞。初爲中書舍人，與楊滔、劉令植等同刪定《開元新格》。歷刑部戶部二侍郎、尚書左丞，累遷鄭州刺史，稱爲良吏。尋卒。

光裕子 洧

光裕子洧，亦早有美稱。閨門雍睦，士友推之，歷踐清要。天寶中，爲給事中、兗鄭州刺史、襄州刺史、本道采訪使。及安祿山反，既犯東京，乃以洧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、本道采訪防禦使、攝御史中丞，以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、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。洧至鎮卒。

李元紘

李元紘，其先滑州人，世居京兆之萬年。本姓丙氏。曾祖粲，隋大業中屯衞大將軍。屬關中賊起，煬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，粲撫循士衆，甚得其心。及義旗入關，粲率其衆歸附，拜宗正卿，封應國公，賜姓李氏。高祖與之有舊，特蒙恩禮，遷爲左監門大將軍，以年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。年八十餘卒，謚曰明。祖寬，高宗時爲太常卿，別封隴西郡公。父道廣，則天時爲汴州刺史。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，兼發河南諸州兵募，百姓騷擾。道廣寬猛折衷，稱爲善政，存收慰撫，汴州獨不逃散。尋入爲殿中監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，累封金城縣侯。卒，贈秦州都督，謚曰成。

元紘少謹厚。初爲涇州司兵，累遷雍州司戶。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硙，公主方承恩用事，百司皆希其旨意，元紘遂斷還僧寺。竇懷貞爲雍州長史，大懼太平勢，促令元紘改斷，元紘大署判後曰：「南山或可改移，此判終無搖動。」竟執正不撓，懷貞不能奪之。俄轉好畤令，遷潤州司馬，所歷咸有聲績。開元初，三遷萬年縣令，賦役平允，不嚴而理。俄擢爲京兆尹，尋有詔令元紘疎決三輔。諸王公權要之家，皆緣渠立硙，以害水田，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，百姓大獲其利。又歷工部、兵部、吏部三侍郎。十三年，戶部侍郎楊　易、白知愼坐支度失所，皆出爲刺史。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戶部者，多有薦元紘者，將授以戶部尚書，時執政以其資淺，未宜超授，加中大夫，拜戶部侍郎。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，上大悅，因賜衣一副、絹二百匹。明年，擢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頃之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賜爵清水男。

元紘性清儉。既知政事，稍抑奔競之路，務進者頗憚之。時初廢京司職田，議者請於關輔置屯，以實倉稟。元紘建議曰：「軍國不同，中外異制。若人閑無役，地棄不墾，發閑人以耕棄地，省饋運以實軍糧，於是乎有屯田，其爲益多矣。今百官所退職田，散在諸縣，不可聚也。百姓所有私田，皆力自耕墾，不可取也。若置屯田，即須公私相換，征發丁夫，征役則業廢於家，免庸則賦闕於國。內地置屯，古所未有，得不補失，或恐未可。」其議遂止。

先是，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，撰《唐書》一百卷、《唐春秋》三十卷，其書未成，以丁憂罷職。至是，上疎請終其功，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。及張說致仕，又令在家修史。元紘奏曰：「國史者，記人君善惡，國政損益，一字褒貶，千載稱之，前賢所難，事匪容易。今張說在家修史，吳兢又在集賢撰録，遂令國之大典，散在數處。且太宗別置史館，在於禁中，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。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録，則典冊有憑，

舊章不墜矣。」從之，乃詔説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。

元紘在政事累年，不改第宅，僕馬弊劣，未曾改飾，所得封物，皆散之親族。右丞相宋璟嘗嘉嘆之，每謂人曰：「李侍郎引宋遙之美才，黜劉晃之貪冒，貴爲國相，家無儲積。雖季文子之德，何以加也！」後與杜暹多所異同，情遂不叶，至有相執奏者，上不悦，由是罷知政事，出爲曹州刺史，以疾去官。久之，拜戶部尚書，仍聽致仕。二十一年疾瘳，起爲太子詹事，旬日而卒。贈太子少傅，謚曰文忠。

杜暹

杜暹，濮州濮陽人也。父承誌，則天初爲監察御史。時懷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屬，爲讎人所告，承誌推出之。俄而文暕得罪，承誌坐貶，授方義令。累轉天官員外郎。既羅織事起，承誌恐懼，遂稱疾去官而歸，卒於家。自暹高祖至暹，五代同居，暹尤恭謹，事繼母以孝聞。初舉明經，補婺州參軍，秩滿將歸，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，暹惟受一百，餘悉還之。時州僚別者，見而嘆曰：「昔清吏受一大錢，復何異也！」俄授鄭尉，復以清節見知。華州司馬楊孚，公直士也，深賞重之。尋而孚遷大理正，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，孚謂人曰：「若此尉得罪，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？」特薦之於執政，由是擢拜大理評事。

開元四年，遷監察御史，仍往磧西覆屯。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、鎮守使劉遐慶等不葉，更相執奏，詔暹按其事實。時暹已回至涼州，承詔復往磧西，因入突厥騎施，以究虔瓘等犯狀。蕃人賮金以遺，暹固辭不受。左右曰：「公遠使絶域，不可失蕃人情。」暹不得已受之，埋幕下，既去出境，乃移牒令收取之。蕃人大驚，度磧追之，不及而止。暹累遷給事中，丁繼母憂去職。十二年，安西都護張孝嵩遷爲太原尹，或薦暹往使安西，蕃人伏其清愼，深思慕之，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，兼安西副大都護。暹單騎赴職。明年，於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，暹密知其謀，發兵捕而斬之，並誅其黨與五十餘人，更立君長，於闐遂安。暹以功特加光祿大夫。暹在安西四年，綏撫將士，不憚勤苦，甚得夷夏之心。

十四年，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仍遣中使往迎之。及謁見，又賜絹二百匹、馬一匹、宅一區。後與李元紘不葉，罷知政事，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又歷魏州刺史、太原尹。二十年，上幸北都，拜暹爲戶部尚書，便令扈從入京。行幸東都，詔暹爲京留守。暹因抽當番衛士，繕修三宮，增峻城隍，躬自巡檢，未嘗休懈。上聞而嘉之，賜敕書曰：「

卿素以清直，兼之勤幹。自委居守，每事多能，政肅官僚，惠及黎庶。城隍宮室，隨事修營，且有成功，不疲人力。甚善甚善，慰朕懷也。」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尚書，累封魏縣侯。二十八年，病卒，年六十餘，詔贈尚書右丞相。

暹在家孝友，愛撫異母弟昱甚厚。然素無學術，每當朝談議，涉於淺近。常以公清勤儉爲己任，時亦矯情爲之。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，以終其身。及卒，上甚悼惜之，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，内出絹三百匹以賜之。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，其子孝友遵其素約，皆拒而不受。太常謚曰「貞肅」。右司員外郎劉同升、都官員外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，所謚不盡其行，建議駁之。太常博士裴總執曰：「杜尚書往以墨縗受職事，雖云奉國，不得爲孝。請依舊爲定。」孝友又詣闕陳訴上聞，而更令所司詳定，竟謚曰貞孝。

韓休

韓休，京兆長安人。伯父大敏，則天初爲鳳閣舍人。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，云有逆謀，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。或謂大敏曰：「行褒諸李近屬，太后意欲除之，忽若失旨，禍將不細，不可不爲身謀也。」大敏曰：「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！」竟奏雪之。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，遂構成其罪，大敏坐推反失情，與知反不告同罪，賜死於家。父大智，官至洛州司功。

休早有詞學，初應制舉，累授桃林丞。又舉賢良。玄宗時在春宮，親問國政，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，擢授左補闕。尋判主爵員外郎，歷遷中書舍人、禮部侍郎，兼知制誥，出爲虢州刺史。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，駕在京及東都，並爲近州，常被支稅草以納閑廄。休奏請均配餘州，中書令張説駁之曰：「若獨免虢州，即當移向他郡，牧守欲爲私惠，國體固不可依。」又下符不許之。休復將執奏，僚吏曰：「更奏必忤執政之意。」休曰：「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，何以爲政！必以忤上得罪，所甘心也。」竟執奏獲免。歲餘，以母艱去職，固陳誠乞終禮，制許之。服闋，除工部侍郎，仍知制誥，遷尚書右丞。

開元二十一年，侍中裴光庭卒，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才，嵩盛稱休誌行，遂拜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休性方直，不務進趨，及拜，甚允當時之望。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，上特令流之嶺外，休進曰：「美玉卑位，所犯又非巨害，今朝廷有大姦，尚不能去，豈得舍大而取小也！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，依恃恩寵，所在貪冒，第宅輿馬，僭擬過縱。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。」上初不許之，休固爭曰：「美玉微細猶不

容，伯獻巨猾豈得不問！陛下若不出伯獻，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。」上以其切直，從之。初，蕭嵩以休柔和易制，故薦引之。休既知政事，多折正嵩，遂與休不葉。宋璟聞之曰：「不謂韓休乃能如是，仁者之勇也。」

其年夏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十二月，轉工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二十四年，遷太子少師，封宜陽子。二十七年病卒，年六十八，贈揚州大都督，謚曰文忠。寶應元年，重贈太子太師。

子洽、洪、汯、滉，皆有學尚，風韻高雅。洽，天寶初爲殿中侍御史卒。洪，爲司庫員外郎。洽弟渾，除大理司直。御史大夫王鉷犯法，籍沒其家，洽兄浩爲萬年主簿，捕其資財，有所容隱，爲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，配流循州。洪、汯並坐貶職。後遇赦，量移洪爲華州長史。屬安祿山反，西京失守，洪陷於賊，賊授官，將見委任，洪與浩及汯、滉、渾同奔山谷，以投行在。至谷口，洪、浩、渾及洪子四人並爲賊所擒，並命於通衢。洪重交友，籍甚於時，見者掩涕，肅宗聞其重臣子，能以忠而死，贈太常卿。浩贈吏部郎中，渾贈太常少卿。汯，上元中爲諫議大夫。滉、洄，別有傳。

裴耀卿

裴耀卿，贈戶部尚書守眞子也。少聰敏，數歲解屬文，童子舉。弱冠拜秘書正字，俄補相王府典簽。時睿宗在蕃，甚重之，令與掾丘悅、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，以備顧問，府中稱爲學直。及睿宗升極，拜國子主簿。開元初，累遷長安令。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，百姓苦之。耀卿到官，一切令出儲蓄之家，預給其直，遂無姦僦之弊，公私甚以爲便。在職二年，寬猛得中。及去官，縣人甚思詠之。十三年，爲濟州刺史。其年，車駕東巡，州當大路，道里綿長，而戶口寡弱，耀卿躬自條理，科配得所。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，耀卿稱爲知頓之最。又歷宣、冀二州刺史，皆有善政，入爲戶部侍郎。

二十年，禮部尚書、信安王祎受詔討契丹，詔以耀卿爲副。俄又令耀卿賫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，就部落以給之。耀卿謂人曰：「夷虜貪殘，見利忘義，今賫持財帛，深入寇境，不可不爲備也。」乃令先期而往，分道互進，一朝而給付並畢。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，謀劫襲之，比至而耀卿已還。

其冬，遷京兆尹。明年秋，霖雨害稼，京城穀貴。上將幸東都，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，耀卿對曰：

臣聞前代聖王，亦時有憂害，更施惠澤，活國濟人，由是蒼生仰德，史冊書美。伏以陛下仁聖至深，憂勤庶政，小有饑乏，降情哀矜，躬親支計，救其危急。上玄降鑒，當更延福祚，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。今既大駕東巡，百司扈從，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，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，計可支一二年。從東都更廣漕運，以實關輔。待稍充實，車駕西還，即事無不濟。臣以國家帝業，本在京師，萬國朝宗，百代不易之所。但爲秦中地狹，收粟不多，倘遇水旱，便即匱乏。往者貞觀、永徽之際，祿稟數少，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，所用便足，以此車駕久得安居。今國用漸廣，漕運數倍於前，支猶不給。陛下數幸東都，以就貯積，爲國大計，不憚劬勞，只爲憂人而行，豈是故欲不往。若能更廣陝運，支粟入京，倉稟常有三二年糧，即無憂水旱。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，每丁支出錢百文，五十文充營窖等用，貯納司農及河南府、陝州以充其費。租米則各隨遠近，任自出腳送納東都。從都至陝，河路艱險，既用陸腳，無由廣致。若能開通河漕，變陸爲水，則所支有餘，動盈萬計。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，吳人不便河漕，由是所在停留，日月既淹，遂生隱盜。臣望沿流相次置倉。

上深然其言。尋拜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充轉運使，語在《食貨志》。凡三年，運七百萬石，省腳錢三十萬貫。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腳錢，以明功利。耀卿曰：「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，不可以之求寵也。」乃奏充所司和市、和糴等錢。

明年，遷侍中。二十四年，拜尚書左丞相，罷知政事，累封趙城侯。時夷州刺史楊浚犯贓處死，詔令杖六十，配流古州。耀卿上疎諫曰：

伏以聖恩天覆，仁育庶類，凡死罪之屬，不欲屍諸市朝，全其性命，流竄而已。所以政致刑措，獄無冤人，曠古以來，未有斯美。臣愚以爲全生免死，誠爲至化，有恥且格，爲訓將來。苟有未安，不敢緘默。

臣以爲刺史、縣令，與諸吏稍別，人之父母，風化所瞻，一爲本部長官，即合終身致敬。決杖者，五刑之末，只施於抶撲徒隸之間，官廕稍高，即免鞭撻。令決杖贖死，誠則已優，解體受笞，事頗爲辱。法至於死，天下共之，刑至於辱，或有所恥。況本州刺史，百姓所崇，一朝對其人吏，背脊加杖，屈挫拘執，人或哀憐，忘其免死之恩，且有傷心之痛，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。

又雜犯死罪，無杖刑，奏報三覆，然後行決。今非時不覆，決杖便發，倘獄或未盡，又

暑熱不耐，因杖或死，即是促其處分，不得順時。將欲生之，卻夭其命，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。前後頻在州縣，或緣雜犯決人，每大暑盛夏之時，決杖多死，秋冬已後，至有全者。伏望凡刺史、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，所定杖刑，並乞停減。即副陛下好生之德，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。

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，詔加河西、隴右兩節度使，仍令經略吐蕃。嘉運既承恩寵，日夕酣宴，不時赴軍。耀卿密上疎曰：「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，更委兩軍，以勇果之才，承戰勝之勢，吐蕃小醜，不足殲夷。然臣近日與其同班，觀其舉措，精勁勇烈，誠則有餘，言氣矜誇，恐難成事。莫敖敗於蒲騷之役，舉趾稍高，《春秋》書之爲懲誡。恐其有驕敵之色，臣竊憂之。入秋防邊，日月稍逼，接對人吏，須識其宜。今將撫邊軍，未言發日，若臨事始去，人吏未識，雖決在一時，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。況兵未訓練，不知禮法，人未懷惠，士未同心，求其忘性命於一時，憚嚴刑於少選，縱威逼而進，因而立功，恐非師出以律，久長之義。又萬人性命，決在將軍，不得已而行之，鑿兇門而即路。今酣宴朝夕，優渥有餘，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，不可不察。若不可回換，即望速遣進途，仍乞聖恩，勗以嚴命。」疎奏，上乃促嘉運赴軍，竟以無功而還。

天寶元年，改爲尚書右僕射，尋轉左僕射。一歲薨，年六十三，贈太子太傅，謚曰文獻。子綜，吏部郎中。綜子佶。

耀卿孫 佶

佶，字弘正，幼能屬文。弱冠舉進士，補校書郎，判入高等，授藍田尉。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，時嚴郢爲京兆，政尚峻暴，加以朝旨甚迫，尹正之命，急如風霆。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，畏郢之暴，不敢以事故免。佶因請代，役無愆程，當時義之。德宗南狩，佶詣行在，拜拾遺，轉補闕。李懷光以河中叛，朝廷欲以含垢爲意，佶抗議請討，上深器之，前席慰勉。三遷吏部員外，歷駕部兵部郎中，遷諫議大夫。會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慘酷馭下，爲夷獠所逐，俾佶代之，酋渠自化。其後爲瘴毒所侵，堅請入覲，拜同州刺史。征入爲中書舍人，遷尚書右丞。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，將以使局置於本行，經構已半，會佶拜命，堅執以爲不可，遂令徹之。巽恃恩而強，時重佶之有守，就拜吏部侍郎。以疾除國子祭酒，尋遷工部尚書致仕。元和八年卒，年六十二，贈吏部尚書。佶清勁温敏，凡所定交，時稱爲第一流。與鄭餘慶特相友善，佶歿後，餘慶行朋友之服，搢紳美之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魏知古、盧懷慎、源乾曜、李元紘、杜暹、韓休、裴耀卿，悉蘊器能，咸居宰輔。或心存啓沃，或志在薦賢，或出愛子爲外官，或止屯田於關輔，或不受蕃人之賂，或堅劾伯獻之姦，或廣漕渠以充國用：此皆立事立功，有足嘉尚者也。盧、李、杜三君子，又以清白垂美簡書，公孫弘之流也。乾曜職當機密，無所是非，持祿保身，焉用彼相？

贊

贊曰：盧、魏、乾曜，弼違進賢。裴、韓、李、杜，遠財劾姦。汗簡書事，清風肅然。萬歲之後，其名不刊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